

第42届土星奖  
最佳科幻类剧集

# 黑松镇

BLAKE  
CROUCH  
PINES

[美]布莱克·克劳奇 著  
曾雅雯 译

秘密裂痕

# 黑松镇

秘密裂痕

[美]布莱克·克劳奇 著  
曾雅雯 译



**BLAKE CROUCH**  
**PINES**

第一章

穆斯廷透过“施密特-本德尔”瞄准镜观察那只动物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它是在黎明破晓时分来到这个盆地的，当初升太阳的第一道光辉照射在它那半透明的皮肤上时，它略略停顿了一下。它缓慢而又小心翼翼地沿着砾石地面行进着，不时停下来嗅一嗅其他动物的尸体残骸。那些动物都是被穆斯廷杀死的。

狙击手调整着瞄准镜的十字线视差，继续观察。目前的条件非常理想——良好的视度、柔和的气温、晴朗无风。在瞄准镜被设置为二十五倍变焦的情况下，狙击手可以看到那只动物幽灵般的身影出现在灰色的破碎岩石堆旁边。如果是用肉眼在相距一英里<sup>①</sup>半的地方观察，那它的头看起来还不及一粒沙子那么大。

要是他现在不把握机会射击的话，下一次他就得重新瞄准目标。而且，当他再度准备好要射击的时候，那只动物很可能早已离开他的视野范围了，那样的情形对他来说如同世界末日一般。在峡谷边沿有一道长达半英里的高压安全栅栏，要是它设法攀爬越过峭壁顶部的铁丝网，麻烦就来了。他得用对讲机召来一支队伍，耗费额外的工作量，还有额外的时间，总之需要尽一切努力阻止那只动物抵达小镇。如果那样的事真的发生了，他几乎肯定会被皮尔彻训斥一顿。

穆斯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

① 1英里约合1.6千米。

肺部随之扩张。

他呼出气来。

肺部空间缩小。

随即所有的空气都被排空。

他的横膈膜放松下来。

他从一数到三，然后扣动了扳机。

这把英国制造的狙击枪在他的肩头剧烈颤抖了一下，开火时的爆炸声被消音器消掉了。枪的反冲力消散之后，他透过瞄准镜望过去，却发现目标仍然蜷伏在峡谷里一块表面平坦的大圆石上。

该死！

他没能打中。

这次射击的射程，比他在通常情况下所面临的射程更远，而且即使是在理想条件下，也有诸多会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变化因素。大气压、湿度、空气密度、枪管温度，甚至还有由地球自转产生的科里奥利效应……他以为自己已经考虑到了所有的细节，可是……

只见那只动物的头消失在了粉色的薄雾中。

他笑了笑。

这颗拉普阿·马格南子弹只花了四秒多的时间便击中了目标。

非常棒的一次射击。

穆斯廷坐了起来，随后费力地站起身来。

他将两只手臂举到头顶上方，伸展了一下筋骨。

现在是上午十点左右，天空是钢青色的，视野之内见不到一

朵云。他目前所处的位置是一座三十英尺<sup>①</sup>高的守卫塔的顶部，这座守卫塔修建在大山的岩石顶峰，远远高出树带界限。在这块开放的小平原上，他将四周的一切都尽收眼底，各个山峰、峡谷、森林，还有黑松镇。小镇的海拔大约有四千英尺，位于一个拥有天然屏障的山谷中，面积不大，其间不过就只有几条纵横交错的街道而已。

他的对讲机发出了“吱吱”的响声。

他回应道：“我是穆斯廷，完毕。”

“第四区的栅栏着火了，完毕。”

“我随时处于待命状态。”

第四区包含小镇南部边缘的广阔松林。他拿起步枪，在树荫下用瞄准镜查看着长达四分之一英里的栅栏。他先看到了烟——烟圈从一只动物被烧焦的皮肤上不断地往上冒。

“我看清楚了。”他说，“只是一只鹿，完毕。”

“收到。”

穆斯廷用步枪指向了北边的小镇。

他看到了房屋——颜色各异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屋前有着绿油油的草坪和白色的尖桩篱栅。他向下瞄准了公园，那里有一个女人正推着两个孩子荡秋千，另外还有个小女孩从一部在阳光下熠熠发光的滑梯上滑了下去。

他透过瞄准镜看到了学校的运动场。

他看到了医院。

---

① 1英尺约合30.48厘米。

看到了社区花园。

还有主街。

他努力抑制住了那股熟悉的妒忌情绪。

小镇的镇民——他们都很不在意。他们所有人都是如此，对一切都不在意。

他并不记恨他们。他不想过他们的生活。他在很早之前就接受了自己作为保护人的角色。他是小镇的守护者，他的家是山间一个简陋、没有窗户的房间，他已经尽己所能，平和地接受了这样的现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他在一个可爱的早晨低头看着可以说是地球表面上最后的乐园的遗迹时，脑子里会没有一点点思乡的情愫。那是他对曾经有过的一切感到留恋的感觉。

对那将来不会再有的一切感到留恋。

目光顺着街道前行，穆斯廷注视着一个人行道上快速行走的男人。此人穿着一件草绿色衬衫和一条棕色长裤，头上戴着一顶黑色斯泰森阔边牛仔毡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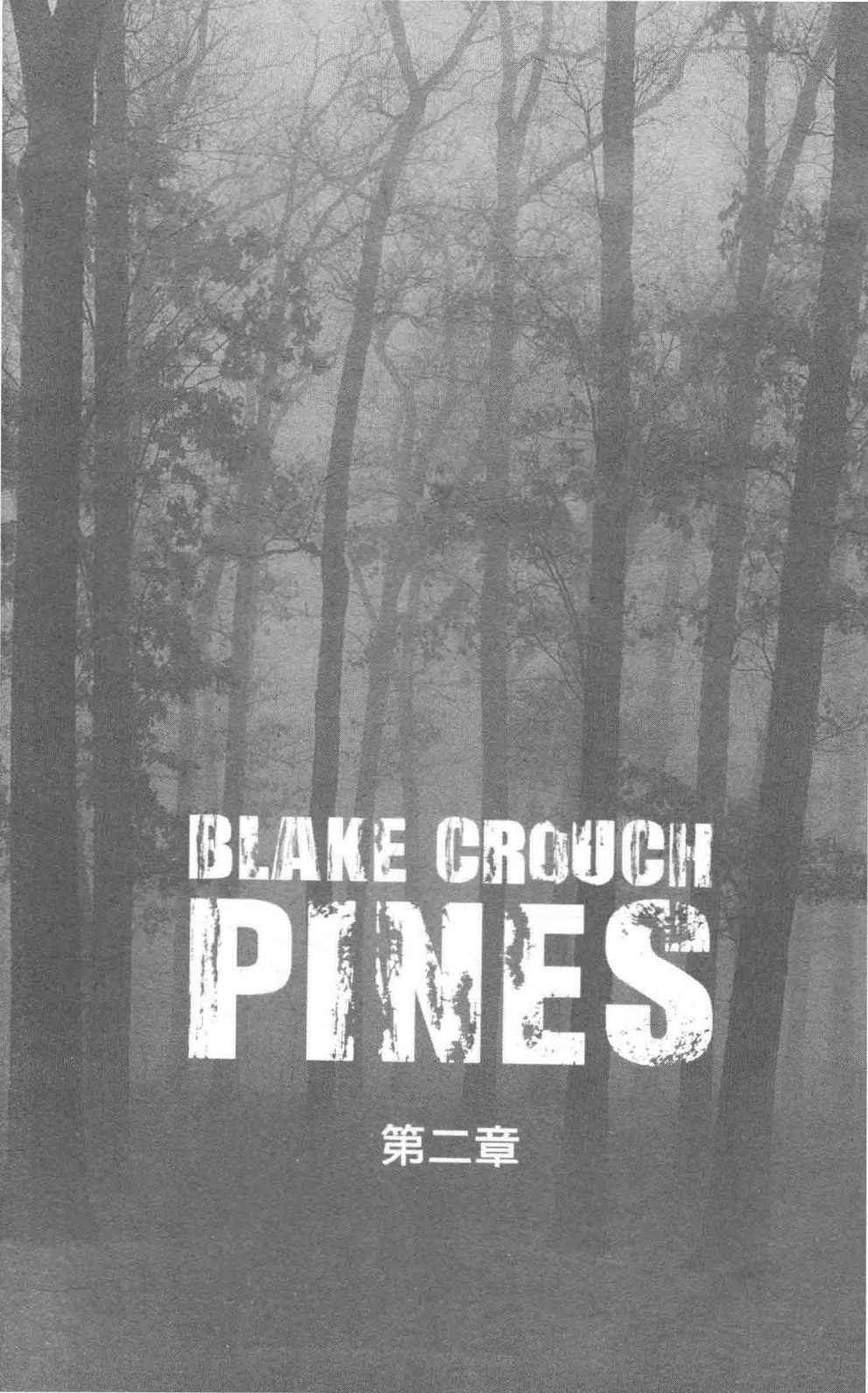
他的衬衫翻领上别着一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黄铜星。

男人拐了个弯，十字线的准星便瞄准了他的背部。

“早上好，治安官伯克先生。”穆斯廷说，“你的左右肩胛骨之间觉得有些痒吗？”







**BLAKE CROUCH**  
**PINES**

第二章

像现在这样的时刻仍然存在，此时的黑松镇感觉就像是一个真实的地方。

阳光倾泻在山谷里。

清晨仍然很凉爽。

一扇打开着的窗户下面的花盆里种着三色堇，窗口飘出烹饪早餐的香味。

人们在晨间出来散步。

给草坪浇水。

取出信箱里的本地日报。

一颗颗露珠凝结在黑色信箱的顶部。

伊桑·伯克发觉停留在当下这一刻，假装一切都和看起来一样，是一种非常迷人的感觉。他和妻子、儿子一起住在一座完美的小镇上，他是镇上受人爱戴的治安官。他们在这里有朋友，有舒适的家，一切需要都能得到满足。在这样的假想过程中，他开始完全明白了幻想是如何产生作用的，明白了人们如何向幻想屈服，任由自己消失在四周的美丽谎言里。

#

当伊桑走进“热豆咖啡”咖啡馆时，大门上方的铃铛“叮当”作响。他走到柜台旁边，朝那位嬉皮士打扮的年轻女咖啡师微笑了一下，她留着金色细发辫，有一双深情款款的大眼睛。

“早上好，米兰达。”

“嗨，伊桑。你还是喝跟往常一样的咖啡吗？”

“是的，谢谢你。”

当她开始为伊桑准备卡布奇诺特浓咖啡时，伊桑环顾了一下咖啡馆里面。常客们都在这里，包括那两位老前辈——菲利普和克莱，他们正弯腰坐在棋盘前对弈。伊桑走过去，看了看他们的棋局——毫无疑问这盘棋已经下了有一阵了，两人都分别只剩下了国王、王后和几个小兵。

“看来你们这盘棋就要陷入僵局了。”伊桑评论道。

“没那么快。”菲利普说，“我还有锦囊妙计没使出来呢。”

他的对手——坐在棋盘对面的头发灰白、胡子拉碴的老年男子——露齿一笑说：“依我看啊，菲利普的‘锦囊妙计’就是每走一步之前都拖延很长时间，到最后等我老死了，他就可以因我被迫弃权而取胜了。”

“噢，闭嘴，克莱。”

伊桑走过一张破旧的沙发，来到一个书架跟前。他用一根手指从书架上一排书的书脊上掠过——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威廉·福克纳、狄更斯、托尔金、雨果、乔伊斯、布拉德伯里、梅尔维尔、霍桑、爱伦·坡、奥斯丁、菲茨杰拉德、莎士比亚……大致一看，这些书都是廉价的平装本。他从书架上取出了一本很薄的书——《太阳依旧升起》，封面是印象派风格的斗牛场面。伊桑咽了一下口水。这是海明威的第一部小说，而这个纸张很脆、销量极大的版本很可能是目前留下的唯一版本。他觉得浑身直起

鸡皮疙瘩——将这样一本书握在手里，令他感到无比敬畏，也充斥着浓重的悲哀。

“伊桑，你的咖啡已经好了！”

他又为他的儿子取了一本书，然后走到柜台边去端自己的卡布奇诺。

“谢谢你，米兰达。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这些书借回去看。”

“没问题。”她笑着说，“请好好爱惜这些书就可以了，治安官先生。”

“我会尽力爱惜的。”

伊桑用手轻轻碰了碰帽檐，继而朝门口走去。

#

十分钟后，他来到一个标牌下面，标牌上写着：**黑松镇治安部**。他推开标牌下的对开玻璃门，走了进去。

前台接待处空无一人。这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

他的秘书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背后，看上去一如既往地无聊。她在玩纸牌游戏，正以稳定而机械化的速度将纸牌一张一张地放下。

“早上好，比琳达。”

“早上好，治安官。”

“有人打电话来找我吗？”

“没有。”

“有人来访吗？”

“没有。”

“你昨晚过得怎么样？”

她抬起头来，似乎有些猝不及防，她的右手还紧紧地攥着一张“黑桃A”。

“什么？”

自打伊桑成为镇上的治安官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跟比琳达超出了敷衍的问候、道别和工作性质的聊天范畴的对话。在她成为治安官秘书之前，一直都是一位小儿科护士，而他正在想她是否知道他其实知道这一点。

“我只是问问你昨晚过得怎么样。昨天晚上。”

“噢。”她用手指抚弄了一下脑后长长的银白色马尾，“还不错了。”

“你有做些有趣的事吗？”

“说真的，我倒没做什么有趣的事。”

他以为她会抛出同样的问题，以为她会紧接着询问他昨晚过得怎样，可是在令人不适的五秒钟沉寂之后，两人的目光再次相撞，而她仍然没有说话。

最终，伊桑用指关节在她的办公桌上轻轻敲了敲，“我要去办公室了。”

#

他将穿着靴子的脚放在宽阔的办公桌上，背靠着柔软的皮革椅背，手里端着那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办公室的另一头有一个固定在底座上的麋鹿标本，那只麋鹿体形巨大，看上去像是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待在那只麋鹿标本和办公桌背后的三个古老武器

陈列柜之间，伊桑感到自己已经对治安官的虚饰厌烦透了。

他的妻子差不多应该也在这时抵达了她工作的地方。特丽萨以往曾是一名律师助理，在黑松镇，她是镇上唯一的房地产经纪入，这就意味着她一整天都得坐在主街上一间人迹罕至的办公室里的办公桌背后。她的工作跟分配给镇上居民的绝大多数工作一样，主要职责其实是为一个装假的小镇装点门面。一年当中，她只有四五次机会真正地协助别人购买新房屋。模范居民每隔几年会得到奖赏，从而获得可以提出改善自己居住环境的先决条件。那些在这里居住得最久而又从未违反过法规的居民们住在最宽敞、最漂亮的维多利亚式房屋里，而那些妻子已经怀孕的夫妇差不多都可以得到保证，在不久之后将获得一座新的更宽敞的房屋。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伊桑无事可做，也无处可去。

他翻开了从咖啡馆借出来的书。

文笔简练，同时又才华横溢。

他因书中所描写的巴黎的夜晚而惊得说不出话来。

那里的餐馆、酒吧、音乐、香烟烟雾。

一座真实的、鲜活的城市里的灯光。

一个充满了各色人等的广阔世界给人的感觉。

探索着这个世界的自由。

看了四十页后，他合上了书。他已经不能自己了。海明威并不是在帮他得到消遣，并不是在帮他远离黑松镇的现实境况。海明威分明是在擦破他的脸，然后再往一个永远都不会愈合的伤口上撒上盐粒。

#

在差一刻两点的时候，伊桑步行离开了办公室。

他静悄悄地在附近散步。

他从每一个人身边经过时，他们都用看起来很真诚的热情向他招手、问候，就好像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似的。如果说他们其实在暗地里害怕他或憎恨他的话，那么他们隐藏得很好。他们为什么不该这样想呢？据他所知，他是黑松镇里唯一一个知道真相的居民，而他的工作就是确保一切都保持现状。保持和平，坚守那个谎言，甚至包括他的妻子和儿子。在他成为治安官之后的头两个星期里，他将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每一个居民的档案，了解他们过去生活的细节，还有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死后所获得的人生评价。目前他知道镇上一半人口的个人经历，知道他们的秘密和恐惧。他知道哪些人可以继续平安无忧地在这个虚假的幻想中生活，也知道哪些人的脆弱内心已经出现了动摇和裂缝。

他正在成为单枪匹马的盖世太保。

这是必要的——他知道这一点。

不过他仍旧对此表示鄙夷。

#

伊桑来到主街，继而一路朝南走去。随着他越走越远，街道两旁的人行道和建筑物都消失了。街道仍然向前延伸着，此时他正沿着路边的紧急停车带朝一片高耸入云的松林走去。现在他的耳边已经不再能听到小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声音了。

伊桑从一块警示行人车辆前方有急弯的路标旁经过之后，又走了五十英尺，接着停下了脚步。他回过头去望着黑松镇，身后一辆车也看不到，也没有任何动静。除了能听到头顶树梢上有一只小鸟在“吱吱”叫之外，就听不到其他任何声响了。

他走下紧急停车带，朝松林里走去。

空气中弥漫着松针被阳光炙烤过后的气味。

伊桑走在林间铺着落叶、光影交织的柔软地面上。

他步子很快，衬衫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了，紧贴着衬衫面料的背部皮肤感觉凉幽幽的。

这样独自一人在林中散步的感觉还真不错，身边见不着一个人影，也没有人监视自己，可以一边走一边肆意地想着心事。

离开主街走了大约两百米之后，伊桑来到了一片石块区，一块块巨大的花岗岩散布在松树之间。松林朝山坡上延伸着，半山腰上有一块岩石露出了地表，不过它的下半截仍然被埋在土里。

伊桑径直朝那块岩石走了过去。

站在十英尺之外的地方看过去，光滑的岩石表面看上去非常真实，上面有着向下延伸的石英矿脉纹路和色彩鲜明的苔藓。

但是进一步靠近之后，伊桑就看出了破绽。这块岩石的形状四四方方的，不太自然，触摸起来也显得过于平滑。

伊桑退后了几步，停下来等待着。

很快他便听到了传动装置运转时发出的低沉“嗡嗡”声，随即一整块岩壁便像一扇巨大的车库门一样抬升起来——又宽又高的门洞足以让一辆货柜拖车通行。



伊桑低头避过仍在抬升的门，钻进了潮湿而又阴冷的地底隧道中。

“你好，伊桑。”

“马库斯。”

这次负责护送他的人跟以往一样，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头发浓密，有着通常做步兵或警察的人所特有的坚毅下巴。他的身上穿了一件黄色防风外套，这令伊桑想起自己又忘记了带上外套，待会儿在车上又得受冻了。

马库斯先前就已经发动了一辆没有车门也没有顶篷的牧马人吉普车的引擎，还把车调了个头，车头正对着它来时的方向。

伊桑爬进吉普车，坐在了前排的副驾驶座位上。

伴随着“轰”的一声，那扇入口岩门在他们身后重重地关上了。

马库斯一面放下紧急制动器并加足马力，一面对着耳机的麦克风说话：“我已经接到伯克先生了，我们马上就出发。”

吉普车颠簸着向前行进，加速驶上了一条没有任何路标、路面古朴的车道。

车子开上了一道倾角大约是十五度的斜坡。

隧道壁上的基岩已经暴露了出来。

一路上不时有水沿着岩壁往下滴流，眼角余光还瞥见到不少蜘蛛网，偶尔会有一两滴水珠飞溅到吉普车的挡风玻璃上。

坐在高速行驶的车里向上看，头顶上的一盏盏荧光灯的光芒仿佛汇聚成了一条橘色的光河。